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新話 第三卷

富貴發跡司志

至正丙戌，泰州士人何友仁，為貧窶所迫，不能聊生。因謁城隍祠，過東廡，見一案，榜曰：「富貴發跡司。」

友仁禱於神像之前曰：「某生世四十有五，寒一裘，暑一葛，朝、晡粥飯一盂，初無過用妄為之事。然而遑遑汲汲，常有不足之憂，冬暖而愁寒，年豐而苦饑，出無知己之投，處無蓄積之守。妻孥賤棄，鄉黨絕交，困厄艱難，無所告訴。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，掌發跡之權，叩之即有聞，求之無不獲。是以不避呵責，冒瀆威嚴，屏息庭前，鞠躬戶下。伏望告以倘來之事，喻以未至之機，指示迷途，提攜晦跡，俾枯魚蒙斗水之活，困鳥托一枝之安，敢不拜賜，深仰於洪造！如或前事有定，後事無由，大數既已難移，薄命終於不遇，亦望明彰報應，使得預知。」

禱畢，踰伏案幕之下。是夜，東西兩廊，左右諸曹，皆燈燭煒煌，人物駢雜，惟友仁所禱之司，不見一人，亦無燈火。獨處暗中，將及畢夜，忽聞呵殿之音，初遠漸近，將及廟門，諸司判官，皆趨出迎之。及入，紗籠兩行，儀衛甚嚴。府君朝服端簡，登正殿而坐，判官輩參見既畢，皆回局治事。發跡司主者亦自殿上而來，蓋適從府君朝天使回爾。坐定，有判官數人，皆帕頭角帶，服緋綠之衣，入戶相見，各述所理之事。

一人曰：「某縣某戶藏米二千石，近因旱蝗相繼，米價倍增，鄰境閉糴，野有餓殍，而乃開倉以賑之，但取原價，不求厚利，又為饘粥以濟貧乏，蒙活者甚眾。昨縣神申上於本司，呈於府君，聞已奏知天庭，延壽三紀，賜祿萬鍾矣。」

一人曰：「某村某氏奉姑甚孝，其夫在外，而姑得重痼，醫巫無效，乃齋沐焚香祝天，願以身代，割股以進，固遂得愈。昨天符行下云：某氏孝通天地，誠格鬼神，令生貴子二人，皆食君祿，光顯其門，終為命婦以報之。府君下於本司，今已著之福籍矣。」

一人曰：「某姓某官，爵位已崇。俸祿亦厚，不思報國，惟務貪饕，受鈔三百錠，枉法斷公事，取銀五百兩，非理害良民。府君奏於天庭，即欲加其罪，緣本人頗有頑福，故稽延數年，使稽滅族之禍。今早奉命，記注惡簿，惟俟時至爾。」

一人曰：「某鄉某甲，有田數十頃，而貪縱無厭，務為兼併。鄰田之接壤者，欺其勢孤無援，賤價售之，又不還其值，令其忿而死。冥府帖本司勾攝入獄，聞已兒身為牛，托生鄰家，償其所負矣。」

諸人言敘既畢，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盱目，咄嗟長歎而謂眾賓曰：「諸公各守其職，各治其事，褒善罰罪，可謂至矣。然而無地運行之數，生靈厄會之期，國統漸衰，大難將作，雖諸公之善理，其如之奈何！」

眾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

對曰：「吾適從府君上朝帝闈，所聞眾聖推論將來之事，數年之後，兵戎大起，巨河之南，長江之北，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，當是時也，自非積善累仁，忠孝純至者，不克免焉。豈生靈寡福，當此塗炭乎？抑運數已定，莫之可逃乎？」

眾皆響聲相顧曰：「非所知也。」遂各散去。

友仁始於案下匍匐而出，拜述厥由。判官熟視良久，命小吏取簿籍至，親自檢閱，謂友仁曰：「君後大有福祿，非久於貧困者，自茲以往，當日勝一日，脫晦向明矣。」

友仁願示真詳，乃取硃筆，大書一十六字以授友仁曰：「遇日而康，遇月而發，遇雲而衰，遇電而沒。」友仁聽訖，以所授置之於懷，因再拜辭出。行及廟門外，天色已曙。急探懷中，則無有矣。歸而話於妻子以自慰。

不數日，郡有大姓傅日英者，延之以訓子弟，月奉束修五錠，家遂稍康。凡居其館數歲。已而高郵張氏兵起，元朝命丞相脫脫統兵討之，太師達理月沙頗知書好士，友仁獻策於馬首，稱其意，薦於脫公，署隨軍參謀，車馬僕從，一旦赫然。

及脫公征還，友仁遂仕於朝，踐歷館閣，翱翔省部，可謂貴矣。

未幾，授文林郎、內台御史，同列有雲石不花者，與之不相能，構於大官，黜為雷州錄事。友仁憶判官之言，「日月雲」三字，皆已驗矣，深自戒懼，不敢為非。

到任二年，有事申總府，吏具牘以進，友仁自署其銜曰：「雷州路錄事何某。」揮筆之際，風吹紙起，於雷字之下，曳出一尾，宛然成一電字，大惡之，亟命易去。是夜感疾，自知不起，處置家事，訣別妻子而終。

因詳判官所述眾聖之語，將來之事。蓋至正辛卯之後，張氏起兵淮東，國朝創業淮西，攻門爭奪，干戈相尋，沿淮諸郡，多被其禍，死於兵者何止三十萬焉。是以知普天之下，率土之濱，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寒，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，皆有定數，不可轉移，而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，徒自取困爾。

永州野廟記

永州之野，有神廟，背山臨流，川澤深險，黃茅綠草，一望無際，大木參天而蔽日者，不知其數，風雨往往生其上，人皆畏而事之，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，始克前往，如或不然，則風雨暴至，雲霧晦冥，咫尺不辯，人物行李，皆隨失之。如是者有年矣。大德間，書生畢應詳，有事適衡州，道由廟下，囊橐貧匱，不能設奠，但致敬而行。未及數里，大風振作，吹沙走石，玄雲黑霧，自後隱至。回顧，見甲兵甚眾，迫者可千乘萬騎，自分必死，平日能誦《玉樞經》，事勢既危，且行且誦，不絕於口。

須臾，則雲收風止，天地開朗。所迫兵騎，不復有矣。僅而獲全，得達衡州，過祝融峰，謁南嶽祠，思憶前事，具狀焚訴。

是夜，夢駢卒來迫，與之偕行，至大宮殿，侍衛羅列，曹局分市。駢卒引立大庭下，望殿上掛玉柵簾，簾內設黃羅帳，燈燭輝煌，光若白晝，嚴邃整肅，寂而不嘩。應祥屏息俟命。

俄一吏朱農角帶，自內而出，傳呼曰：「得旨問與何人有訟？」

伏而對曰：「身為寒儒，性又愚拙。不知名利之可求，豈有田宅之足競！布衣蔬食，守分而已。且又未嘗一入公門，無以仰答威問。」

吏曰：「日間投狀，理會何事？」

應祥始悟，稽首而白曰：「實以貧故，出境投人，道由永州，過神祠下，行囊罄竭，不能以牲醴祭事，觸神之怒，風雨暴起，兵甲追逐，狼狽顛踣，幾為所及，驚怖急迫，無處申訴，以致唐突聖靈，誠非得已。」

吏入，少頃復出，曰：「得旨追對。」

即見吏士數人，騰空而去。俄頃，押一白鬚老人，烏巾道服，跪於階下。

吏宣旨詰之曰：「汝為一方神祇，眾所敬奉，奈何輒以威禍恐人，求其祀饗，迫此儒士，幾陷死地，貪婪苦虐，何所逃刑！」

老人拜而對曰：「其實永州野廟之神也，然而廟為妖蟒所據，已有年矣，力不能制，曠職已久。向者驅駕風雨，邀求奠醑，皆此物所為。非某之過。」

吏責之曰：「事既如此，何不早陳？」

對曰：「此物在世已久，與妖作孽，無與為比。社鬼祠靈，承其約束；神蛟毒虺，受其指揮。每欲奔訴，多方抵截，終莫能達。今者非神使來迫，亦焉得到此！」

即聞殿上宣旨，令士吏追勸。

老人拜懇曰：「妖孽已成，輔之者眾，吏士雖往，終恐無益，非自神兵剿捕，不可得也。」

殿上如其言，命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。

久之，見數十鬼卒，以大木昇其首而至，乃一朱冠白蛇也。置於庭下，若五石缸焉。

吏顧應祥令還，欠伸而覺，汗流浹背。

事訖回途，再經其處，則殿宇偶像，蕩然無遺。問於村叢，皆曰：「某夜三更後，雷霆風火大作，惟聞殺伐之聲，驚咳叵測。且往視之，則神廟已為煨燼，一巨白蛇長數十丈，死於林木之下，而喪其元。其餘蚘虺螻蝻之屬無數，腥穢之氣，至今未息。」考其日，正感夢時也。

應祥還家，白晝閒坐，忽見二鬼使至前曰：「地府屈君對事。」即挽其臂以往。

及至，見王者坐大廳上，以鐵籠罩一白衣繹幘丈夫，形狀甚偉。自陳：「在世無罪，為書生畢應祥枉告於南嶽，以致神兵降代，舉族殲夷，巢穴傾蕩，冤苦實甚。」

應祥聞言，知為蛇妖挾仇捏訴，乃具陳其害人禍物、興妖作怪之事，對辯於鐵籠之下，往返甚苦，終不肯服。

王者乃命吏牒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征驗其事。已而，衡山府及永州城隍司回文，與畢應祥所言實事相同，方始詞塞。

王者殿上大怒，叱之曰：「生既為妖，死猶妄訴，將白衣妖孽押赴酆都，永不出世！」即有鬼卒數人驅押之去，受其果報。

王謂應祥曰：「勞君一行，無以相報。」命吏取畢姓簿籍來，於應祥名下，批八字云：「除妖去害，延壽一紀。」應祥拜謝而返。及門而寤，乃曲肱几上爾。

申陽洞記

隴西李生，名德逢，年二十五，善騎射，馳騁弓馬，以膽勇稱，然而不事生產，為鄉黨賤棄。

天歷間，父友有任桂州監郡者，因往投焉。至則其人已歿，流落不能歸。郡多名山，日以獵射為事，出沒其間，未嘗休息，自以為得所樂。

有大姓錢翁者，以貲產雄於郡，止有一女，年及十七，甚所鍾愛，未嘗窺門，雖姻親鄰里，亦罕見之。一夕，風雨晦冥，失女所在，門窗戶闔，扃鑰如故，莫知所從往。聞於官，禱於神，訪於四境，悄無蹤跡。翁念女切至，設誓曰：「有能知女所在者，願以家財一半給之，並以女事焉。」雖求尋之意甚切，而在萬將及半載，竟絕音響。

生一日挾鏃持弧出城，遇一獐，逐之不捨，遂越岡巒，深入澗谷，終莫能及。日已曛黑，又迷來路，彷徨於壠阪之側，莫知所適。已而煙昏雲暝，虎嘯猿啼，遠近黯黯，若一更之後。

遙望山頂，見一古廟，委身投之。至則塵埃堆積，牆壁傾頽，獸蹄鳥跡，交雜於中。生雖甚怖，然無可奈何，少憩廡下，將以待旦。

未及瞑目，忽聞傳導之聲，自遠而至。生念：「深山靜夜，安得有此？」疑其為鬼神，又恐為盜劫，乃攀緣檻楣，伏於樑間，以窺其所為。

須臾，及門，有二紅燈前導，為首者頂三山冠，絳帕首，披淡黃袍，束玉帶，逕據神案而坐。從者十餘輩，各執器仗，羅列階下，儀衛雖甚整肅，而狀貌則皆獍獠之類也。生知為邪魅，取腰間箭，持滿一發，正中坐者之臂，失聲而走，群黨一時潰散，莫知所之。

久之，寂然，乃假寐待旦。則見神座邊鮮血點點，從大門而出，沿路不絕，循山而南，將及五里，得一大穴，血蹤由此而入。生往來穴口，顧盼之際，草根柔滑，不覺失足而墜。乃深坑萬仞，仰不見天，自分必死。旁邊微覺有路，尋路而行，轉入幽邃，咫尺不辨。更前百步，豁然開朗，見一石室，榜曰「申陽之洞」。

守門者數人，裝束如昨夕廟中所睹。見生，驚曰：「子為何人，而遽至此？」生聲折作禮而答曰：「下界凡氓，久居城府，以醫為業。因乏藥材，入山採拾，貪多務得，進不知止。不覺失足，誤墜於斯。觸冒尊靈，乞垂寬宥。」

守門者聞言，似有喜色，問之曰：「汝既業醫，能為人治療乎？」生曰：「此分內事也。」守門者大喜，以手加額曰：「天也！」生請其故。曰：「吾君申陽侯，昨因出遊，為流矢所中，臥病在床，而汝惠然來斯，是天以神醫見賜也。」

乃邀生坐於門下，踉蹌趨入，以告於內。

頃之，出而傳其主之命曰：「僕不善攝生，自貽伊戚，禍及股肱，毒流骨髓，厄運莫逃，殘生待盡。今而幸值神醫，獲賜良劑，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，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。敢不忍死以待！」

生遂攝衣而入，度重門，及曲房，帷幄衾褥，極其華麗。見一老獼猴，偃臥石榻之上，呻吟之聲不絕。美人侍側者三，皆絕色也。生診其脈，撫其瘡，詭曰：「無傷也，予有仙藥，非徒治病，兼可度世，服之則能後天不老，而凋三光矣。今之相遇，蓋亦有緣耳。」遂傾囊出藥，令其服之。

群妖聞度世之說，喜得長生，皆羅拜於前曰：「尊官信是神人，今幸相遇！吾君既獲仙丹永命，吾等獨不得沾刀圭之賜乎？」生遂罄其所繼，遍賜之，皆踴躍爭奪，惟恐不預。其藥蓋毒之尤者，用以淬箭鏃而射驚獸，無不應弦而倒。有頃，群妖一時仆地，昏眩無知矣。生顧寶劍懸於石壁，取而悉斬之，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。

疑三女為妖，欲併除之。皆泣而言曰：「妾等皆人，非魅也。不幸為妖猴所攝，沉陷坑阱，求死不得。今君能為妾除害，即妾再生之主也，敢不惟命是聽！」問其姓名居址，其一即錢翁之女，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。生雖能除去群妖，然無計以出。

憤悶之際，忽有老父數人，不知自何來，皆身被褐裘，長鬚烏喙，推一白衣者居前，向生列拜曰：「吾等虛星之精，久有此土，近為妖猴所據，力弗能敵，屏避他方，俟其便而圖之。不意君能為我掃除仇怨，蕩滌凶邪，敢不致謝！」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，置於生前。

生曰：「若等既具神通，何乃見欺於彼，自伏孱劣耶？」

白衣者曰：「吾壽止五百歲，彼已八百歲，是以不敵。然吾等居此，與人無害也，功成行滿，當得飛游諸天，出入自在耳。非若彼之貪淫肆暴，害人禍物。今其稔惡不已，舉族夷滅，蓋亦獲咎於天，假手於君耳。不然，彼之凶邪，豈君所能制耶？」

生曰：「洞名申陽，其義安在？」

曰：「猴乃申屬，故假之以美名，非吾土之舊號也。」

生曰：「此地既為若等故居，予乃世人，誤陷於此，但得指引歸途，謝物不用也。」

曰：「果如是，亦何難哉！但請閉目半晌，即得遂願。」

生如其言，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。聲止，開目，見一大白鼠在前，群鼠如豕者數輩從之，旁穿一穴，達於路口。生挈挈三女以出，逕叩錢翁之門而歸焉。翁大驚喜，即納為婿，其二女之家，亦願從焉。生一娶三女，富貴赫然。復至其處，求訪路口，則豐草喬林，遠近如一，無復舊蹤焉。

愛卿傳

羅愛愛，嘉興名娼也，色貌才藝，獨步一時。而又性識通敏，工於侍詞，以是人皆敬而慕之，稱為愛卿。佳篇麗什，傳播人口。風流之士，咸修飾以求狎，懵學之輩，自視缺然。郡中名士，嘗以季夏望日，會於鴛湖凌虛閣避暑，玩月賦詩。愛卿先成四首，座間皆擱筆。詩曰：

畫閣東頭納晚涼，紅蓮不似白蓮香。
一輪明月天如水，何處吹簫引鳳凰？
月出天邊水在湖，微瀾倒浸玉浮圖。
拏簾欲共姮娥語，肯教霓裳一曲無？
手弄雙頭茉莉枝，曲終不覺鬢雲欹。
珮環響處飛仙過，願借青鸞一隻騎。
曲曲欄干正正屏，六銖衣薄懶來憑。
夜深風露涼如許，身在瑤台第一層。

同郡有趙氏子者，第六，亦簪纓族，父亡母存，家貲巨萬，慕其才色，納禮聘焉。愛卿入門，婦道甚修，家法甚飭，擇言而發，非禮不行。趙子嬖而重之。

未久，趙子有父黨為吏部尚書，以書自大都召之，許授以江南一宮。趙子欲往，則恐貽母妻之憂，不往，則又失功名之會，躊躇未決。

愛卿謂之曰：「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，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顯父母，豈可以恩情之篤，而誤功名之期乎？君母在堂，溫清之奉，甘旨之供，妾任其責有餘矣。但年高多病，而君有萬里之行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，報親之日少，君宜常以此為念。望太行之孤雲，撫西山之頽日，不可不早歸耳。」

趙子遂卜日為京都之行，置酒酌別於中堂。酒三行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太夫人壽，自製《齊天樂》一闋，歌以侑之。其詞曰：

恩情不把功名誤，離筵又歌金縷。白髮慈親，紅顏幼婦，君去有誰為主？流年幾許？況悶悶愁愁，風風雨雨。鳳折鸞分，未知何日更相聚！蒙君再三分付：向堂前侍奉，休辭辛苦。官詔蟠花，宮袍制錦，待要封妻拜母。君須聽取：怕日薄西山，易生愁阻。早促歸程，綵衣相對舞。

歌罷，坐中皆垂淚。趙子乘醉，解纜而行。至都，則尚書以病免，無所投托，遷延旅邸，久不能歸。

太夫人以憶子之故，感病沉重，伏枕在床。愛卿事之甚謹，湯藥必親嘗，饘粥必親煮。求神禮佛，以道其災；虛辭詭說，以寬其意。纏綿半載，因遂不起。臨終，呼愛卿而告之曰：「吾子以功名之故，遠赴皇都，遂絕昔耗。吾又下幸罹疾，新婦事我至矣！今而命殂，無以相報。但願吾子早歸，新婦異日有子有孫，皆如新婦之孝敬。蒼天有知，必不相負！」言訖而歿。

愛卿哀毀如禮，親造棺槨。葬於白苧村。既葬，旦夕哭臨靈几前，悲傷過度，為之瘦瘠。

至正十六年，張士誠陷平江，十七年，達丞相檄苗軍師楊完者為江浙參政，拒之於嘉興。不戢軍士。大掠居民。趙子之居，為劉萬戶者所據，見愛卿之姿色，欲逼納之。愛卿以甘言給之，沐浴入閣，以羅巾自縊而死。萬戶奔救之，已無及矣。乃以繡褥裹屍，瘞於後園銀杏樹下。

未幾，張氏通款，浙省楊參政為所害，麾下皆星散。

趙子始聞關海道，由太倉登岸，逕回嘉興，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。

投其故宅，荒廢無人居，但見鼠竄於梁，鴉鳴於樹，蒼苔碧草，掩映階庭而已。求其母妻，不知去向，惟中堂巋然獨存，乃灑掃而息焉。

明日，行出東門外，至紅橋倒，遇舊使老蒼頭於道，呼而問之，備述其詳，則老母辭堂，生妻去世矣。遂引趙子至白苧村其母葬處，指松柏而告之曰：「此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。」指塋壙而告之曰：「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也。太夫人以郎君不歸，感念成疾，娘子奉之至矣，下幸而死，卜葬於此。娘子身被衰麻，手扶棺槨，親自負土，號哭墓下。葬之三月，而苗軍入城，宅舍被佔。有劉萬戶者，欲以非禮犯之，娘子不從，即遂縊死，就於後園瘞之矣。」

趙子大傷感，即至銀杏村下發視之，顏貌如生，肌膚不改。趙子撫屍大慟，絕而復甦。乃沐以香湯，被以華服，買棺附葬於母墳之側，哭之曰：「娘子平日聰明才慧，流輩不及。今雖死矣，豈可混同凡人，使絕音響。九原有知，願賜一見。雖顯晦殊途，人皆忌憚，而恩情切至，實所不疑。」

於是出則禱於墓下，歸則哭於園中。

將及一旬，月晦之夕，趙子獨坐中堂，寢不能寐，忽聞暗中哭聲，初遠漸近，覺其有異，即起祝之曰：「倘是六娘子之靈，何吝一見而敘舊也？」即聞言曰：「妾即羅氏也，感君想念，雖在幽冥，實所惻愴，是以今夕與君知聞耳。」言訖，如有人行，冉冉而至，五六步許，即可辨其狀貌，果愛卿也。淡妝素服，一如其舊，惟以羅巾擁其項。見趙子，施禮畢，泣而歌《沁園春》一闋，其所自製也。詞曰：

一別三年，一日空秋，君何不歸？記尊嫜抱病，親供藥餌，高塋埋葬，親曳麻衣。夜卜燈花，晨占鵲喜，兩打梨花畫掩扉。誰知道，把恩情永隔，書信全稀！於戈滿目交揮，奈命薄時乖履禍機。向銷金帳裡，猿驚鶴怨，香羅巾下，玉碎花飛。要學三貞，須拼一死，免被旁人話是非。君相念：算除非畫裡，重見崔徽！

每歌一句，則悲啼數聲，淒惶怨咽，殆不成腔。趙子延之入室，謝其奉母之孝，塋墓之勞，殺身之節，感愧不已。乃收淚而自敘曰：「妾本倡流，素非良族。山雞野鶩，家莫能馴；路柳牆花。人皆可折。惟知倚門而獻笑，豈解舉案以齊眉。令色巧言，迎新送舊。東家食而西家宿。久習遺風；張郎婦而李郎妻，本無定性。幸蒙君子，求為室家，即便棄其舊染之污，革其前事之失。操持井臼，采掇蘋蘩。嚴祀祖之儀，篤奉姑之道。事以禮，葬以禮，無愧於心；歌於斯，哭於斯，未嘗窺戶。豈料昊天不吊，大患來臨！毒手老拳，交爭於四境；長槍大劍，耀武於三軍。既據李崧之居，又奪韓翃之婦。良人萬里，賤妾一身。豈不知偷生之可安，忍辱之耐久。而乃甘心玉略，決意珠沉。若飛蛾之撲燈，似赤子之入井，乃己之自取，非人之不容。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背主棄家，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。」

趙子撫慰良久，因問：「太夫人安在？」

曰：「尊姑在世無罪，聞已受生於人間矣。」

趙子曰：「然則，君何以猶墮鬼趣？」

對曰：「妾之死也，冥司以妾貞烈，即令往無錫宋家。托為男子。妾以與君情緣之重，必欲俟君一見，以敘懷抱，故遲之歲月耳。今既見君矣，明日即往降生也。君如不棄舊情，可往彼家見訪，當以一笑為驗。」

遂與趙子入室歡會，款若平生。雞鳴而起，下階斂步，復回顧拭淚云：「趙郎珍重，從此永別矣！」因哽咽佇立。天色漸明，欬然而逝，不復有睹。但空室悄然，寒燈半滅而已。

趙子起而促裝，逕赴無錫，尋宋氏之居而叩焉，則果得一男子，懷妊二十月矣。然自降生之後，至今哭不輟聲。趙子具述其事，願請見之，果一笑而哭止，其家遂名之曰羅生。趙子求為親屬，自此往來饋遺，音問不絕云。

翠翠，姓劉氏，淮安民家女也。生而穎悟，能通詩書，父母不奪其志，就令入學。同學有金氏子者，名定，與之同歲，亦聰明俊雅。諸生戲之曰：「同歲者當為夫婦。」二人亦私以此自許。金生贈翠翠詩曰：

十二闌干七寶台，春風到處艷陽開。
東園桃樹西園柳，何不移教一處栽？

翠翠和曰：

平生每恨祝英台，淒抱何為不肯開？
我願東君勤用意，早移花樹向陽栽。

已而翠翠年長，不復至學。年及十六，父母為其議親，輒悲泣不食。以情問之，初不肯言，久乃曰：「必西家金定，妾已許之矣。若不相從，有死而已，誓不登他門也！」父母不得已，聽焉。

然而劉富而金貧，其子雖聰俊，門戶甚不敵。及媒氏至其家，果以貧辭，慚愧不敢當。媒氏曰：「劉家小娘子，必欲得金生，父母亦許之矣。若以貧辭，是負其誠志，而失此一好姻緣也。今當語之曰：『寒家有子，粗知詩禮，貴宅見求，敢不從命。但生自蓬筮，安於貧賤久矣，若責其聘問之儀，婚娶之禮，終恐無從而致。』彼以愛女之故，當不較也。」其家從之。

媒氏覆命，父母果曰：「婚姻論財，夷虜之道，吾知擇婿而已，不計其他。但彼不足而我有餘，我女到彼，必不能堪，莫若贅之入門可矣。」媒氏傳命再往，其家幸甚。遂涓日結親，凡幣帛之類，羔雁之屬，皆女家自備。過門交拜，二人相見，喜可知矣！是夕，翠翠於枕上作《臨江仙》一闋贈生曰：

曾向書齋同筆硯，故人今作新人。洞房花燭十分春！汗沾蝴蝶粉，身惹麝香塵。帶雨尤雲渾未慣，枕邊眉黛羞顰，輕憐痛惜莫嫌頻。願郎從此始，日近日親。

邀生繼和。生遂次韻曰：

記得書齋同講習，新人不是他人。扁舟來訪武陵春：仙居鄰紫府，人世隔紅塵。誓海盟山心已許，幾番淺笑輕顰，向人猶自語頻頻。意中無別意，來後有誰親？

二人相得之樂，雖孔翠之在赤霄，鴛鴦之遊綠水，未足喻也。

未及一載，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，盡陷沿淮諸郡，女為其部將李將軍所擄。至正末，士誠闢土益廣，跨江南北，奄有浙西，乃通款元朝，願奉正朔，道途始通，行旅無阻。生於是辭別內、外父母，求訪其妻，誓不見則不復還。行至平江，則聞李將軍見為紹興守禦；及至紹興，則又調屯兵安豐矣；復至安豐，則回湖州駐紮矣。

生來往江淮，備經險阻，星霜屢移，囊囊又竭，然此心終不少懈；草行露宿，丐乞於人，僅而得達湖州。則李將軍方貴重用事，威焰赫奕。生佇立門牆，躊躇窺俟，將進而未能，欲言而不敢。閽者怪而問焉。

生曰：「僕，淮安人也，喪亂以來，聞有一妹在於貴府，是以不遠千里至此，欲求一見耳。」

閽者曰：「然則汝何姓名？汝妹年貌若干？願得詳言，以審其實。」

生曰：「僕姓劉，名金定，妹名翠翠，識字能文。當失去之時，年始十七，以歲月計之，今則二十有四矣。」

閽者聞之，曰：「府中果有劉氏者，淮安人，其齒如汝所言，識字、善為詩，性又通慧，本使寵之專房。汝信不妄，吾將告於內，汝且止此以待。」遂奔趨入告。

須臾，復出，領生入見。將軍坐於廳上，生再拜而起，具述厥由。將軍，武人也，信之不疑，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：「汝兄自鄉中來此，當出見之。」

翠翠承命而出，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，動問父母外，不能措一辭，但相對悲咽而已。將軍曰：「汝既遠來，道途跋涉，心力疲暈，可且於吾門下休息，吾當徐為之所。」即出新衣一襲，令服之，並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，令生處焉。

翌日，謂生曰：「汝妹能識字，汝亦通書否？」

生曰：「僕在鄉中，以儒為業，以書為本，凡經史子集，涉獵盡矣，蓋素所習也，又何疑焉？」

將軍喜曰：「吾自少失學，乘亂崛起。方響用於時，趨從者眾，賓客盈門，無人延款，書啟堆案，無人裁答。汝便處吾門下，足充一記室矣。」

生，聰敏者也，性既溫和，才又秀發，處於其門，益自檢束，承上接下，咸得其歡，代書回簡，曲盡其意。將軍大以為得人，待之甚厚。然生本為求妻而來，自廳前一見之後，不可再得，閨閣深邃，內外隔絕，但欲一達其意，而終無便可乘。荏苒數月，時及授衣，西風夕起，白露為霜，獨處空齋，終夜不寐，乃成一詩曰：

好花移入玉闌干，春色無緣得再看。

樂處豈知愁處苦，別時雖易見時難。

何年塞上重歸馬？此夜庭中獨舞鸞。

霧閣雲窗深幾許？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詩成，書於片紙，拆布裘之領而縫之，以百錢納於小豎，而告曰：「天氣已寒，吾衣甚薄，乞擠入付吾妹，令洗濯而縫紉之，將以御寒耳。」小豎如言持入。翠翠解其意，拆衣而詩見，大加傷感，吞聲而泣，別為一詩，亦縫於內，以付生。詩曰：

一自鄉關動戰鋒，舊愁新恨幾重重！

腸雖已斷情難斷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

長使德音藏破鏡，終教子建賦游龍。

綠珠碧玉心中事，今日誰知也到儂！

生得詩，知其以死許之，無復致望，愈加抑鬱，遂感沉痾。翠翠請於將軍，始得一至床前問候，而生病已亟矣。

翠翠以臂扶生而起，生引首側視，凝淚滿眶，長吁一聲，奄然命盡。將軍憐之，葬於道場山麓。

翠翠送殯而歸，是夜得疾，不復飲藥，展轉衾席，將及兩月。一旦，告於將軍曰：「妾棄家相從，已得八載。流離外境，舉目無親，止有一兄，今又死矣。妾病必不起，乞埋骨兄側，黃泉之下，庶有依托，免於他鄉作孤魂也。」言盡而卒。將軍不違其志，竟附葬於生之墳左，宛然東西二丘焉。

洪武初，張氏既滅，翠翠家有一舊僕，以商販為業，路經湖州，過道場山下，見朱門華屋，槐柳掩映，翠翠與金生方憑肩而立。遽呼之入，訪問父母存歿，及鄉井舊事。僕曰：「娘子與郎安得在此？」翠翠曰：「始因兵亂，我為李將軍所擄，郎君遠來尋訪，將軍不阻，以我歸焉，因遂僑居於此耳。」僕曰：「予今還淮安，娘子可修一書以報父母也。」翠翠留之宿，飯吳興之香糯，羹苕溪之鮮鯽，以烏程酒出飲之。明旦，遂修啟以上父母曰：

伏以父生母育，難酬罔極之恩；夫唱婦隨，夙著三從之義。在人倫而已定，何時事之多艱！曩者漢日將頽，楚氛甚惡，倒持太阿之柄，擅弄潢池之兵。豕長蛇，互相吞併；雄蜂雌蝶，各自逃生。不能玉碎於亂離，乃至瓦全於倉卒。驅馳戰馬，隨逐征鞍。望高天而八翼莫飛，思故國而三魂屢散。良辰易邁，傷青鸞之伴木雞；怨偶為仇，懼烏鴉之打丹鳳。雖應酬而為樂，終感激而生悲。夜月杜鵑之啼，春風蝴蝶之夢。時移事往，苦盡甘來。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，王敦開閤而放妓，蓬島踐當時之約，瀟湘有故人之逢。自憐賦命之屯，不恨尋春之晚。章台之柳，雖已折於他人；玄都之花，尚不改於前度。將謂瓶沉而簪折，豈期壁返而珠還。殆同玉蕭女兩世姻緣，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。天與其便，事非偶然。煎鸞膠而續斷弦，重譜繾綣；托魚腹而傳尺素，謹致丁寧。未奉甘旨，先此申復。

父母得之，甚喜。其父即賃舟與僕自淮徂浙，逕奔吳興。至道場山下疇昔留宿之處，則荒煙野草，狐兔之跡交道，前所見屋宇，乃東西兩墳耳。方疑訪問，適有野僧扶錫而過，叩而問焉。則曰：「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耳，豈有人居乎？」大驚。取其書而視之，則白紙一幅也。

時李將軍為國朝所戮，無從詰問其詳。父哭於墳下曰：「汝以書賺我，令我千里至此，本欲與我一見也。今我至此，而汝藏蹤秘跡，匿影潛形。我與汝，生為父子，死何間焉？汝如有靈，毋齊一見，以釋我疑慮也。」是夜，宿於墳。

以三更後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，悲號宛轉。父泣而撫問之，乃具述其始末曰：「往者禍起蕭牆，兵興屬郡。不能效竇氏女之烈，乃致為沙吒利之軀。忍恥偷生，離鄉去國。恨以惠蘭之弱質，配茲駟僮之下材。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，豈暇憐息國不言之婦。叫九閭而無路，度一日而三秋。良人不棄舊恩，特勤遠訪，托兄妹之名，而僅獲一見，隔仳儷之情，而終遂不通。彼感疾而先殂，妾含冤而繼殞。欲求祔葬，幸得同歸。大略如斯，微言莫盡。」

父曰：「我之來此，本欲取汝還家，以奉我耳。今汝已矣，將取汝骨遷於先壟，亦不虛行一遭也。」

復泣而言曰：「妾生而不幸，不得視膳庭闈；歿且無緣，不得首丘塋壟。然而地道尚靜，神理宜安，若更遷移，反成勞擾。況溪山秀麗，草木榮華，既已安焉，非所願也。」因抱持其父而大哭。父遂驚覺，乃一夢也。明日，以牲酒奠於墳下，與僕返棹而歸。

至今過者指為金、翠墓云。